

幾個來自上古情態象聲詞的動詞*

肖賢彬

零 引言

語言中存在着大量的象聲詞。一般地說，象聲詞的發音總是儘量依乎天籟，“天”不變，“道”亦不變，因此象聲詞的語音古今較少變化。上古傳世文獻中存留的一些象聲詞後世演變成了動詞，這是漢語史上一個鮮有提及的有趣現象。

馬慶株（1998：147）曾研究過現代漢語中的象聲詞（馬先生稱作“擬聲詞”）的句法功能，指出“合成擬聲詞能作謂語”。此說不虛。但馬先生又說：“單純擬聲詞，不管是單音節的還是雙音節的，也不管是否加‘的’字，都不能作謂語。”（p. 146）我們認為，其實有的單純擬聲詞也是能作謂語並且能帶賓語的，如“你哼吧”、“他哼了一會兒”、“你哼誰？——我就哼你了，怎麼着吧”、“吓他一臉唾沫”、“一槍把他崩了”。祇是，僅僅從現代漢語的共時層面我們很難觀察到某些動詞源於象聲詞的歷時過

* 本文的最初想法源自二十多年前念大學時孫錫信老師“漢語史”課的作業；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在唐鈺明老師的“漢語語法史”課上又作了較大修改；2003年提交國際中國語言學會第12屆年會（天津），並承蒙張洪明教授是正多處。在此，謹向天津年會籌委會主席石鋒先生及諸位師友致以由衷的謝忱。文中倘有疏漏，概由本人負責。

程，甚至如上文句中的“哼”、“呸”、“崩”究竟是動詞還是象聲詞的臨時移用也可有疑問。本文試圖列舉幾個漢語史的例子，揭示由象聲詞演變為動詞這種特殊的詞類演變現象，以期引起學界進一步的興趣。

本文所謂情態象聲詞是指描摹人在某種情緒驅使下發出的聲音的詞。呂叔湘、朱德熙（1979：10）將象聲詞分為嘆詞、問答詞和狹義象聲詞三類。本文所謂情態象聲詞在外延上與呂、朱二先生的嘆詞和問答詞重合，而與狹義象聲詞相對立。我之所以取“二分法”，是因為：（1）一般所謂“嘆詞”從本質上仍是一種對聲音的描摹，故不將“嘆詞”與“象聲詞”對立；（2）人們受情緒所使而發出的聲音又與純然依乎天籟的“天然象聲詞”（即“狹義象聲詞”）不同，它們總是伴隨着某種情緒或心情的，或表示應答，或表示激憤、讚嘆、驚訝等等，因此，本文的“情態象聲詞”僅僅與“天然象聲詞”對立。因為情態象聲詞伴隨着某種情緒，在一定的語境條件下比較容易發生詞義和語法功能的變異，由純然模擬聲音進而轉指為表示發出該聲音時的行為動作等。下文擬舉三例來揭示這種語言現象。

壹 嗾（唆）

使人做壞事的“唆”是一個由喚狗之聲“嗾”衍化而來的動詞。

“嗾”本為縱狗咬人的象聲詞，最早一見於“十三經”之《左傳》，《莊子》《墨子》《孫子》《論衡》等先秦兩漢文獻均無：

（1）公嗾夫獒焉，明博而殺之。（《左傳·宣公二年》）

此處的“嗾”仍然是象聲詞，許慎《說文·口部》稱：“嗾，使犬聲。《春秋傳》曰：‘公嗾夫獒。’”段玉裁也作了進一步肯定，《段注》：“使犬者，作之嗾也。《方言》曰：‘秦、晉之西鄙，

自冀、隴而西，使犬曰哨。’郭（璞）音騷。哨與嗾一聲之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也說：“哨，猶嗾也。嗾、哨雙聲。”《左宣二》之“嗾”，《經典釋文》引服虔本作“嘽”，《集韻》：“嗾，使犬聲。或作嘽。”可見，嗾、哨、嘽、騷都是使犬之聲。但例（1）之“嗾”用如動詞，帶有動詞的某些語法特徵：“嗾”後帶賓語（獒）。南北朝還有進入所字結構的用法：

（2）冲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嗾。”（《魏書·宋弁傳》）

進入所字結構、帶賓語都是動詞的典型語法特徵，在這種語法環境中用之既久，“嗾”就有可能逐漸從純粹象聲的功能中分化出動詞功能，變成一個普通動詞。唐代“嗾”的用例多起來了：

（3）是無異盧狗之遇嗾（注：冀、隴間謂使犬曰嗾，《左傳》宣二年：公嗾夫獒。音叟。）呀呀而走，不顧險阻，為嗾者之從，何無己之心也？（《柳宗元集》卷三十三《書》）

（4）因商民之思紂，嗾桀犬以吠堯，職具不共，何所不至。（《全唐文》卷一百二《授錢鏐吳越國王冊文》）

（5）動惟中矩，寧受嗾以噬人。（《全唐文》卷八百九《連珠》）

（6）所謂教獫狫木，嗾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薰鑿。（《全唐文》卷七百九《朋黨論》）

但我們仍然難以認定上述例中的“嗾”已經是“教唆”義的動詞，因為“嗾”的語境中都有與“犬”相關的語素。例（3）、（4）、（6）中，“嗾”的直接對象就是“犬”；例（5）是比喻。一直到宋《蘇軾集》卷一《石鼓》的“東征徐虜闕虎虎，北伏犬戎隨指嗾”，仍然保持這種比喻用法，群臣乃帝王鷹犬，為帝王效命正如鷹犬為人所驅使。宋代驅使其他動物也可用“嗾”，如《蘇軾集》卷三十二《和雜詩十一首》“孟德黠老狐，姦言嗾鴻

豫”，“鴻豫”即大象；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時貴妃張氏亦綴憲聖，覬蜥蜴族繞。僧至，諷經嚇之。……僧徒以缶貯殿中，施利者至，則嚇蜥蜴旋繞。……既為利，則必嚇蜥蜴登妃身。”例中的“嚇”，也都不是“教唆”義，甚至難以認定為是動詞。

不過這些語境都為“嚇”進一步衍化為“教唆”義動詞準備了條件。當“嚇”完全脫離比喻的語境並表示“驅使”、“致使”、“使人為非作歹”義時，便可以肯定地說“嚇”不再是象聲詞而是動詞了，唐代已見個別用例：

- (7) 嚇犬狺狺相索索，舐掌偏宜佩蘭客。（李賀《公無出門》）
- (8) 試上高樓清入骨，豈如春色嚇人狂。（《全唐詩》劉禹錫《秋詞二首》）
- (9) 非嚇覲嚇巫，欺痴燒衰，燼藪潛泉，擾押狐狸者。（《全唐文》卷七百八十八《送窮文》）
- (10) 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嚇，坐公專逞作威，黜為江陵士曹掾。（《全唐文》卷六百七十九《唐故武昌軍節度……元公墓誌銘》）
- (11) 王維為大樂丞，被人嚇令舞《黃獅子》，坐是出官。《黃獅子》者，非天子不舞也。後輩慎之。（《唐語林》卷五《補遺》）

這其中有一過渡是值得注意的：例（7）的“嚇”後帶一個賓語（犬），另外還有一個喚狗的象聲詞：索索，這表明“嚇”本身的象聲意味業已喪失，變成一個喚狗的動詞。例（8）為“致使”義（我們檢索的歷代語料中僅此一例）。餘例皆為“教唆”義，宋以後多見，並一直保留至現代，現示舉數例：

- (12) 方亞父嚇項莊時，微噲請讓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蘇洵《嘉祐集》卷四）
- (13) 百姓再興，為人嚇使打鼓告官家差役不均。（周密《志

雅堂雜鈔》)

(14) (謝方叔) 又陰嗾世安密求玠短，陳於帝前。(《宋史·余玠傳》)

(15) 嗾家奴亂捶之，舁歸而斃。(《聊齋志異·商三官》)

(16) 這分明是嗾起學生子鬧嘛。(張天冀《貝胡子》)

表懲惡的“唆”字晚出，據《正字通·口部》：“唆，又俗云使唆。古無唆字，通用嗾。”文獻用例約出於宋以後，亦舉數例：

(17) 管蔡呆，想被這幾個唆動了。(《朱子語類》卷八十一《詩二》)

(18) 嘆蕭何，反調唆，未央宮罹惹韓信過，千秋史書難改抹。(陳草庵《山坡羊》)

(19) (曹) 操笑曰：“……必有人唆使你來。”(《三國演義》第二十三回)

(20) 教唆他人使之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為造意犯。(清《新刑律》第三十條)

貳 嚇 (嚇)

嚇，也經歷了一個由象聲詞演變成動詞的過程，最早僅見於《莊子》：

(21) 於是鴟得腐鼠，鵲鵲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秋水》)

《莊子》此文是一段寓言，鵲鵲並不會發怒，“嚇”這個詞顯然不是“鳥語”，而實際上是人類移於鳥類的表憤怒的情態象聲詞。第一個“嚇”單用，是純粹的摹聲而已。清人翟灝《通俗篇·語辭》說得很清楚：“今北方之俗，凡怒人言之不當，輒以一指戳其鼻而作是聲。”

第二個“嚇”後有賓語(我)，似乎已經有了動詞的性質了。

但這個“嚇”還很難說是真正的動詞，或許祇是一種臨時的移就用法。“嚇我”就是“對我嚇”，其確切意思甚至也很難判定：對我發怒？嚇唬我？嫉妒我？驅趕我？厭惡我？抑或別的什麼意思，都似無不可。究其原因，都由於“嚇我”這種臨時性的搭配表意的不確定性，在發出多種行為動作時都可發出“嚇”的聲音。後世一些用此典的，也是如此，馬吉甫《蝸牛賦》“本忘情於蚌守，亦何憚於鴟嚇”（《全唐詩》），其意同於《莊子》。表“憤怒、生氣”的“嚇”，至少在漢代已有用例：

（22）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黃帝內經·素問》）^①

有人認為這種表“怒”義的“嚇”就是更早時期的“赫”，如《詩經》“既之陰女，反予來赫”，鄭箋云“口距人謂之赫”《正義》：“來赫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為嚇，與‘王赫斯怒’義同。”“赫”與“嚇”的關係正如有人認為的“古訓怒者止作赫，後人乃增口作嚇”^②。如果這樣的話，“嚇”的“憤怒、生氣”義遠在《莊子》之前就有了。但不管如何，表“驚嚇、嚇唬”義的“嚇”，顯然不是從“憤怒、生氣”義引申而來的，而是另有引申的路徑^③。

“嚇”是一種呵斥聲。從發出者的角度看，是發出者自身生氣和對別人生氣，故有“怒”義；從接受者角度看，這種大聲喝叱容易造成接受者害怕，用之於使動則成嚇唬、驚嚇別人，故而就有可能引申出“害怕”和“嚇唬”的意思。我們搜檢的資料表明，這個詞義的變化經歷了一個很長的過程。先看《莊子》之後一個最早用例：

（23）南方有鳥名鵩鵩……飛過泰山，泰山之鵩，俛啄腐鼠，仰見鵩鵩而嚇，今公卿以其富貴笑儒者，為之常行，得無若泰山鵩嚇鵩鵩乎？……近之有司，盜主財而食之於刑法之旁，不知機之是發，又以嚇人，其患惡得

若泰山之鴟乎？……雖欲嚇人，其何已哉！（《鹽鐵論》）

漢代以後，“嚇”後跟賓語的例子：

（24）饑鷹厲吻，寒鴟嚇雛。（南朝宋鮑照《蕪城賦》）

例（23）前兩個“嚇”和例（24）看上去都是移用《莊子》故事，但卻發生了一點微妙的變化。例（23）第一個“嚇”獨立成小句，這與《莊子》並無不同，但第二個“嚇”和例（24）的“嚇”後面都跟了賓語，似乎有了一些動詞的性質，但還不能說“嚇”已經是“嚇人”的意思。例（23）的後兩個“嚇”已經用於人了，可見“嚇”的語義匹配範圍有所擴大，表明“嚇”的用典的地位有了動搖，這為脫離象聲詞而進入動詞行列提供了最初的條件。後跟賓語的用例很像動詞，但我們仍然認為把它們看成象聲詞更穩妥些，因為一則此時“嚇”的用例為數極少，二則還未脫離用典的語境。

但是至少在初唐已出現了動詞“恐懼，害怕”義，如：

（25）奚、宵、契丹等嘗嚇其威略，爭來內附。（《北史》卷五十九）

（26）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刃尉，遠近凶嚇，百姓喧華，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晉書》卷六十九）

但這個意思後來罕見，常用的是“恐懼，害怕”的使動意義：“使恐懼、害怕”，亦即“嚇唬，驚嚇；威脅”。文獻檢索顯示，這個意思在差不多與“嚇”的“恐懼”義的同期也已經產生，並一直沿用至今：

（27）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侄兒，只堪嚇鬼。”（唐侯白《啟顏錄》）

（28）王曰：“小人新杖之，故嚇我也。”（《北齊書》卷三）

（29）爾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以此角嚇漢。（《北齊書》卷十四）

- (30) 門前有吏嚇孤窮，欲訴門深抱冤哭。(趙搏《廢長行》)
(31) 銀印可憐將底用，只堪歸舍嚇妻兒。(白居易《初著刺史緋答友人見贈》)
(32) (霸王) 嚇協陵母曰：“肯修書詔兒已不？”(《敦煌變文集·漢將王陵變》)

有意思的是，當“嚇”有了“嚇唬、驚嚇”義後，再行使用《莊子》之典時，“嚇”就明確無誤地是“驚嚇”義了，如：

- (33) 狐兔驚麕麕，鷗鴟嚇獮狂。(王績《過漢故城》)

“嚇”與“驚”互文見義，“驚嚇”義甚明。唐以後的用例，如：

- (34) 從來煩惱，嚇得膽碎，此度難擔負。(趙長卿《御街行》)
(35) 金鐺一響，嚇得我冷汗淋身。(《明清民歌時調集·夾竹桃》)
(36) 不料今曉天翻地覆，嚇死俺也！(孔尚任《桃花扇》)

今吳語“害怕”和“嚇唬”二義仍共為一詞，音亦相同，例如：

- (37) 儂嚇啥人啦！(嚇：嚇唬)
(38) 我唔嚇儂格。(嚇：害怕)

這種在方言中的二義共為一詞現象正是歷時演變沉澱的結果。

“嚇”字今又簡化成“嚇”^④。怒喝聲的“嚇”音 hè，嚇唬義的“嚇”音 xià，這是中古以後分化的結果。

叁 嗟(咨)

“嗟”是一個使用較多的字，其演變情況較為複雜。

首先應搞清楚置於句首的“嗟”、“咨”的性質和意義。

“嗟”在《尚書》中凡 8 見，全部置於句首，表示周王對臣下的呼告，如：

(39)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甘誓》）

(40)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湯誥》）

(41)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秦誓》）

(42) 公曰：“嗟，我士，聽無訛，予誓告汝群言之首。”（《秦誓》）

《尚書》中還有一個“咨”常用於句首，同樣表示呼喚或命令。這種“咨”凡 12 見，沒有例外，如：

(43) 帝曰：“咨，四岳……”（《堯典》）

(44) 帝曰：“咨，禹……”（《大禹謨》）

這種用於句首的“嗟”、“咨”是什麼關係呢？上古的“咨”、“嗟”語音相近：咨，脂部開口三等，精母平聲，音值擬作 * tsjer（依張日昇《新編上古音韻表》，下同）；嗟，歌部開口三等，精母平聲，音值擬作 * tsja。“咨”、“嗟”常可互訓，如《詩》毛傳：“咨，嗟也。”《爾雅·釋詁》：“嗟、咨，差也。”另外，《尚書》中的“咨”，《史記》常改作“嗟”，試作比較：

(45) a.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尚書·舜典》）

b. 舜謂四岳曰：“有能奮庸美堯之者，使居官相事？”……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⑤……舜曰：“嗟，四岳，有能典朕三禮？”……舜曰：

“嗟，伯夷，以汝為秩宗。”……舜曰：“嗟，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史記·五帝本紀》）

(46) a.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尚書·堯典》）

b. 堯曰：“嗟，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史記·五帝本紀》）

作為象聲詞的“嗟”、“咨”究竟表示一種什麼樣的意義呢？《漢語大詞典》認為是“表招呼”的嘆詞。我們基本同意這種說法。至於這種說法的依據，固然可以從文義揣摩，但利用異文對勘則更為準確，我們不妨把《尚書》中同類的句子合為一組加以比較：

(47) a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呂刑》）

b 公曰：“嗟，人無嘩，聽命。”（《費誓》）

c 帝曰：“咨，四岳。……”（《堯典》）

d 帝曰：“咨，禹。……”（《大禹謨》）

e 帝曰：“格，汝禹。……”（《大禹謨》）

f 帝曰：“格，汝舜。……”（《舜典》）

g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湯誓》）

h 帝曰：“來，禹。……”（《益稷》）

i 帝曰：“來，禹。”（《大禹謨》）

j 王曰：“來，汝說。……”（《說命》）

“格”即“來”義，《爾雅·釋詁》：“格，至也。”又《釋言》：“格，來也。”因此，說“格，汝禹”與“來，禹”是完全相同的句式，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來，汝禹”與“咨，禹”是完全相同的句式，還另有一個旁證：

(48)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論語·堯曰》）

我們查閱《尚書》，“舜亦以命禹”的原話是這樣的：

- (49) 帝曰：“來，禹。……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大禹謨》）

儘管舜命禹時內容與堯命舜的有所差異，但在呼喚臣下前來聽命所用的句式卻是一貫的，“咨，爾舜”與“來，禹”並無不同。至此，我們可以肯定，“嗟”、“咨”均是表示位尊者呼喚、命令位卑者的情態象聲詞，後世“嗟”、“咨”聯為一詞，作“嗟咨”或“咨嗟”，亦可為證^⑥。“格”、“來”也可用於呼喚和命令，但它們是動詞。

什麼時候“嗟”、“咨”開始出現表“呼喚”的動詞意義呢？《詩經》中的“嗟”、“咨”是值得注意的。《詩經》中共出現置於句首的“嗟”12次，可以確定無疑的“嗟 + 呼喚的對象”句式有11次；“嗟嗟”共3次，2次表呼喚，1次表贊嘆。這些表呼喚的句子又可分成兩類，一類是直接引語，這和《尚書》中的用法無別，如：

- (50) 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詩·陟岵》）
- (51) 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同上）
- (52) 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同上）

另一類是作者的敘述性語言，如：

- (53)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七月》）
- (54)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嗟爾君子，無恒安處。（《小明》）
- (55)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七月》）
- (56)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臣工》）

《詩經》中有“咨”19次，表“諮詢，謀劃”義的動詞5次，作情態象聲詞的“咨”14次，都取“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的句式。

《詩經》的“嗟”、“咨”已出現了向動詞過渡的跡象，在那種作者敘述的語句中，由於脫離了對話的環境，其中的“嗟”、“咨”摹聲意味減弱，支配對象的動詞意味增強，並且不限於位尊對位卑者，如：“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水》）

到戰國時期，“嗟”的情態象聲詞意義進一步弱化，這可從“嗟”、“來”連用中得到證明：

(57) 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子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禮記·檀弓下》）

(58) 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莊子·大宗師》）

“嗟”和“來”的斷句和理解，自王引之《經傳釋詞》後產生了爭議，王氏認為“嗟來”一語，“猶‘嗟乎’也”。不過，王氏並未申說更多的證據^⑦。上文的書證顯示一個事實：例（50）、（51）、（52）中，句首有表呼喚的象聲詞“嗟”，末句又重之以“猶來”，而到了戰國時期的例（57）、（58），動詞“來”移至緊貼“嗟”的位置。我們認為，從“嗟”和“來”的關係及“嗟”的歷時演變來看，例（57）、（58）的“嗟”、“來”連用，理解為“嗟”的表呼喚情態的象聲義弱化而以動詞“來”加以補足，似乎更合理些。至遲在上古後期，“嗟”（咨）已有了表“呼喚、命令”的動詞義：

(59) 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曰旻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後漢書·班固傳》）

此處“咨嗟下問”就是勸“將軍”做法遠古賢王，遇事招呼群下前來問計，舉賢而任用之。

中古用例更多，如：

- (60) 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注：蓋言周公如有神，其使余歸輔其君也。）（《韓愈集》卷一《龜山操》）
(61) 嗟餘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李賀《無題》）
(62) 餓者聞其嗟己，無敬己之心，於是發怒。（孔穎達《禮記正義》）
(63) 嗟來咄去，被天公把做小兒調戲。（《全宋詞》鄭域《念奴嬌》）
(64) 舟車路所窮，嗟誰肯來游。念非吾在此，二子來何求。（《歐陽修集》卷三《懷嵩樓晚飲示徐無黨無逸》）

孔穎達《正義》“餓者聞其嗟己”正是對《禮記》“嗟，來，食”的訓釋，這種訓釋用語的變化，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嗟”已完成了由象聲詞向及物動詞的演變。但從我們涉及的材料看，表“呼喚”義的動詞“嗟”主要保留在書面語中，並且唐宋代以後就難以見到了。

《論衡》是東漢口語化程度很高的作品，僅見表感嘆的“嗟乎”1次，而作為喚人前來的象聲詞則早已消失了。中古以後除仿古的用法外，再也見不到表呼喚、命令的象聲詞“嗟”了。

肆 餘論

4. 1 從象聲詞演變為動詞的機制是“重新分析”。上文的歷時描述可以作以下歸納：

- | | | |
|----------|------------|-------------|
| [嗷] 獨詞 | → 嗷象聲詞：嗷夫嗷 | → 嗷（唆）動詞：嗷巫 |
| 嚇獨詞：嚇 | → 嚇象聲詞：嚇我 | → 嚇（嚇）動詞：嚇鬼 |

嗟句首獨詞：嗟，四岳 → 嗟象聲詞：嗟我婦子 → 嗟 動詞：嗟余歸輔

象聲詞在單獨使用於獨詞句或句首時，幾乎是不可能發展出動詞的意義和語法功能的，但在後面跟了體詞性詞語時，也還未必就一定是動詞，這種情況往往是移就、借代修辭或用典，一如今天我們說“快用‘微型’給我‘喀嚓’下來”^⑧。不過，正是這種長期的被“當作”動詞使用：帶體詞性支配對象（受事）、進入所字結構等典型的動詞語境，特別是“象聲詞＋體詞性支配對象”的結構體內部就可能發生“重新分析”，變為“動詞＋受事實語”的關係，典型的例子如“嚇”。“嚇”可以單獨成句，語法意義近於零，此時也不能發展出動詞義；《莊子》的“嚇我”還不是動賓關係，祇是語用的臨時結構，可以理解為“對我‘嚇’”，“對我‘嚇’”是一種語言行為，“嚇”本身的詞義是難以確定的；但在“嚇我”內部發生了重新分析後，“嚇我”纔可理解為動賓關係，此時象聲詞向動詞的演變方告完成。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較少語法功能的象聲詞演變為較多語法功能的動詞（帶賓語、補語等）也是一種語法化過程。

這種演變過程中，修辭的力量是不可忽略的。我們看到，上古時期“象聲詞＋體詞性支配對象”的結構並不是都發生了“重新分析”的演變的，如《孟子·滕文公下》：“出而哇之。”“哇”始終沒有變成動詞，可能的解釋是後世語境中缺乏足夠多的“哇＋體詞性支配對象”樣本，難以形成固化結構，並進而為“重新分析”創造必要的語境條件，造成語法化演進過程的中斷。而那些發生了象聲詞向動詞演變的例子，往往是那些為世人所熟知的經典，語境中有足夠多的樣本提供語義和語法功能演進的基礎。使用頻率越高，語言變異的可能性就越大，語法化進程的規律正是如此。

4. 2 認識了這一語言現象有助於解釋象聲詞的虛實問題。象聲詞究竟是實詞還是虛詞，現代漢語界遽難定論。黃伯榮、廖

序東(1991)認為是“比較特殊的一類實詞”，邢福義(1990)則認為是“一類特殊的虛詞”，而馬慶株(1998)認為“屬於特殊詞類，應當讓它獨立出來”。如果從語言歷史演變的一般規律來看，從實詞演變為虛詞和從某實詞演變為另一實詞的“語法化”或“虛化”是世界語言的普遍規則，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發現漢語的虛詞“實化”現象，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說象聲詞演變為動詞是“虛詞實化”，亦即沒有理由說象聲詞是虛詞。愚見以為把象聲詞看作特殊實詞似乎更有理由一些，象聲詞雖不表示概念，但它們盡可能精確地描摹了客觀的聲音，幾乎是照鏡子一般地反映客觀現實（聲音），比一般實詞反映的客觀現實（概念）更“實”，它們演變為動詞仍然是一種虛化。

〔注釋〕

- ①《雲笈七籤》引作“心風之狀，焦絕，喜怒，診在口，其色赤”。並無“嚇”字。且，我們檢索的近三千部文獻中“怒嚇”僅此一例，而作“怒赫”者，共檢得5例，最早的見於唐丘悅《三國典略》：“齊王在東山飲酒，投杯怒赫。”亦作“赫怒”，如《出三藏記集》：“讎敵適成，勃然赫怒，赫怒已發，無所不至。”可見，表“怒”義時作“赫”、“嚇”兩可。《辭源》（1988年版）以“怒嚇”之“嚇”為“恐懼”義，殆誤。
- ②見《詩經》馬瑞辰傳箋通釋，引自《故訓匯纂》，宗福邦等主編，商務印書館，2003年。
- ③先秦還有兩例疑似“驚嚇、威脅”的“赫”，《莊子》：“（大魚）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盪，聲侔鬼神，憚赫千里。”“憚赫”上古僅見此例，義為“聲勢威盛貌”（見《辭源》）。《列子》：“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借芴燔林，扇赫百里。”此“扇赫”《博物志》引作“憚赫”。“憚赫”，《辭源》解為“聲勢盛大”，於《列子》稍欠精當，依文意解為“火焰猛烈”似乎尤善。如此，唐以前“赫”的“驚嚇”義可以排除。

- ④王力先生在《理想的字典》（見《龍蟲並雕集》第一冊）中批評舊《辭海》釋“嚇”的錯誤：把現代的“嚇”和《莊子》的“嚇”混為一談。舊《辭海》釋《莊子》的“嚇”：“驚恐人曰嚇”，“嚇”似是動詞。王力的批評是對的。如上文所示，從象聲詞“嚇”到動詞“嚇”經歷了漫長的過程，但我們所收集到的“嚇”的“驚恐”義的最早書證是初唐成書的《晉書》《北史》等，其語料應比孫玉文（2002）所認定的盛唐更早。
- ⑤《漢語大詞典》以此“嗟”字為“表應答”，並以此例為證，誤。經查，“嗟”字從無表應答之義。《漢語大詞典》所舉書證也僅此一條，且頗為可疑，《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引作：“帝曰：‘然，嗟，禹。女有平水災之功。惟是勉之哉。’”語序似更契合《尚書》。
- ⑥例如《太平御覽》卷二百八：“孫權咨嗟將帥。”
- ⑦孫良明（2000）亦持此說，我們以為難以信從。唐孔穎達用“嗟乎來食”疏講“嗟來食”，可見“嗟來”不為一語；遍查上古文獻，亦未見“嗟來”一語之例；如若將“嗟來”作一語解為表感嘆的“嗟乎”，譯為“哎呀”，於“嗟來桑戶乎”可通，於“嗟來食”則不可通。而以“嗟”為表呼喚、命令的象聲詞則兩例可以得到統一的解釋：“嗟，來，食”表現了黔敖盛氣凌人的傲慢態度；“嗟，來，桑戶乎”之“嗟”則是對逝者的陰魂的呼喚，蘇轍《楊樂道龍圖哀辭並叙》：“嗟夫楊公歸來兮，洛之上其土溫且厚。……嗟夫楊公歸來兮，家有弱子恃爾神。”亦是其例。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有關於此風俗的完整記載：“近代喪禮，初死內棺……內棺加蓋，以肉飯黍酒着棺前，搖蓋叩棺，呼亡者名字，言起食，三度然後止。”
- ⑧此例轉引自王希杰《漢語修辭學》171頁，“喀嚓”是拍照的借代用法。

〔參考文獻〕

- 黃伯榮、廖序東 1991《現代漢語》，高等教育出版社
- 馬慶株 1998《擬聲詞研究》，《語義語法範疇問題》，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呂淑湘、朱德熙 1979《語法修辭講話》，中國青年出版社

孫良明 2000《“嗟來食”的斷句》，《語文建設》第1期

孫玉文 2002《〈漢語歷史音韻學上古篇〉指誤》，《古漢語研究》第4期

王 力 1980《理想的字典》，《龍蟲並雕齋文集》，中華書局

邢福義 1990《現代漢語》，高等教育出版社

（肖賢彬 廣州中山大學國際交流學院 郵編 510275）